

# 瓦滩庄旧貌

□ 陈亮

## 瓦滩庄

瓦滩庄是沭阳县庙头镇牛墩村的一个自然村落,如今已消失在一片青青麦田之中。曾几何时,这里绿树成荫、红砖青瓦、鸡犬相闻,六十多户人家在此安居。然而,时光流转,村庄被岁月湮没,只留下一块石碑,静静地诉说着往昔的记忆。

瓦滩庄地势高于四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这里经常遭遇洪水侵袭,四外八庄都淹了,唯独瓦滩庄安然无恙。雨过天晴,地面上常能见到红的、黑的碎瓦片。前些年,省里来人调研,最终得出结论:这些瓦片实则是古人类遗留下来的红陶器残片,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青莲岗文化遗存。于是,在村口立起一方石碑,刻上了“后瓦滩古村落遗址”几个大字。

曾经居住瓦滩的古人类去了哪里,无人知晓。关于瓦滩的历史,纸上无半点记载,唯有村民们口耳相传,世代流传。

## 徐家客庄

据老一辈人说,瓦滩庄曾是徐家的客庄。徐家原本住在高唐沟,《康熙重修沭阳县志》中记载:“高唐沟在县治西北七十五里。”估摸着是在如今新沂市双塘镇高塘村一带。徐家祖上家业丰厚,据说田地千顷,富甲一方,其中有一支定居在瓦滩庄。徐家祖上精通风水之学,或请高人指点,精心营建了这处农庄。

瓦滩庄的地势是北高南低,背有靠山,前有案山,远有望山,布局独具匠心。整个村庄呈“外圆内方”之势,外庄圩是一道圆形的土圩,内庄圩则是方形的,墙宽丈八、高丈二,圩墙外挖有深沟,沟内常年蓄水,既能抵御外敌,又能灌溉良田。地主徐家住在内庄圩的核心地带,俨然是一方“铜钱”的中心。

徐家大院坐北朝南,最北边是五间堂屋,堂屋之前是五间穿堂,前面再接着五间前厅。堂屋和前厅皆是砖瓦房,而穿堂则是“里生外熟”——外墙是熟砖砌成,内墙却是土坯筑筑。四梁八柱皆是楠木,门楣用红条石铺就。院内左右分设花园、库房、马棚和圈圈,彰显着地主的奢华与讲究。

## 奇巧的大院

徐家大院还隐藏着诸多奇巧之处。据我爷爷回忆,徐家大院的大门竟是一道“自动门”,通过一盏铜灯控制大门开合——只要点亮铜灯,大门便自行开启,熄灭则自动关闭。在那个年代,简直匪夷所思。

我的三姑妈还曾说过,徐家人冬天在屋里,皆穿着没有后跟的棉拖鞋。这在穷苦人家看来实在怪异:鞋后跟露在外头,脚不冷吗?后来才知道,地主家的屋子竟藏有地暖系统,地砖下铺设着火道,屋里温暖如春,哪还用得着穿厚重的棉鞋呢?可惜,这些巧妙的设计,后来都成了无人知晓的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徐家大院被拆,砖瓦悉数运走。那些坚固的堂屋、前厅都被人拆得一千二净,唯独穿堂勉强得以幸存,后来被改建成瓦滩小学的教室,供孩子们读书识字。

如今,曾经辉煌一时的瓦滩庄早已烟消云散,繁华不再,只有那块孤零零的石碑立在路边的荒草中,任凭风吹雨打,见证着这片土地过去、现在、未来。

# 窗外,一树玉兰花

□ 张晓敏

初春,暖阳轻柔地洒落在窗外那棵玉兰树上。经过了漫长寒冬的蛰伏,层层叠叠的枝干上萌发出了一个个毛茸茸的花苞。它们像是沉睡的精灵,正慢慢地苏醒,鼓胀着身躯,泛着淡淡的青色,仿佛在积蓄力量。

一场春雨之后,窗外的白玉兰又美出了新姿态,外层的花瓣已从紧实饱满的花苞中慢慢分离出来,处于随时开花状态,满树花骨朵在细雨中灵动娇美。也许,明早开窗,又是一幅新模样。

每年春天,它就在我的飘窗旁,独自开着雪白的花朵,静静地绽放,随后凋落。花的努力,真让人心疼,白玉兰的花期很短,不过十来天。短暂的绽放背后是漫长的蓄力与等待,不知道它们用了多大的耐力,严严实实地隐藏着满腹的心事,藏了整整一个冬天,不动声色。花开时,它们却用热烈、灿烂、坚韧和超然,治愈着心灵。

我关注窗外的玉兰树,也越来越喜欢它,更将这棵玉兰树四季生长的每个阶段定格在脑海里。春天一树繁花,夏天满树碧绿,秋日树叶金黄,冬日便开始孕育花苞,如同在品味人生的不同阶段,从少年到暮年,各有千秋。

这棵玉兰树不高,离窗户却很近,我打开窗户就能闻到淡淡的香气。我仔细观察它从冬日的花骨朵,到春天绽放,再到凋落,也感受着它带来的惊喜和期待。

就如现在,在柔和的春风中,远处不时传来斑鸠咕咕的晨鸣声,喜鹊在树枝上跳跃欢唱。花开的日子,我在阳台上常常会不自觉地抬头看向它,观着它细微的变化,端视着灵动花儿钻出花苞的时刻,花朵的每一丝纹理,每一抹色彩,都是大自然精心的雕琢。那淡雅的色彩,仿佛是大自然手中的调色盘,恰到好处地调配出了独特的美丽。

每一次盛开都是短暂的,每一缕芬芳都是宝贵的。窗外,那棵玉兰树上的花朵正在悄悄地盛开、再盛开。每一天,每一朵花儿都在变化,静静地展现着它俏丽的容颜,花儿那股向上而又温柔的力量在不断地萌发、生长、绽放。

# 公告

为规范《梧桐巷》栏目投稿、收稿、审稿工作,即日起,宿迁市新闻传媒中心文化传媒部开始使用新的投稿邮箱,并在原投稿邮箱发布变更信息,进行投稿邮箱变更提示,望各位作者及时变更,惠存并使用新的投稿邮箱。新的投稿邮箱为sqswtx@126.com。

来稿时,请以《栏目名称+稿件名+作者名》为邮件标题投入新的投稿邮箱,原投稿邮箱于2025年3月18日停止使用。感谢您的理解与支持!

文化副刊是报纸重要的文化窗口,办好文化副刊对于挖掘、传承和弘扬地方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和繁荣文艺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宿迁市新闻传媒中心文化传媒部将把主流价值融入每一篇文章、每一次策划、每一个产品,为奋进新征程凝心聚力,为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宿迁市新闻传媒中心  
文化传媒部  
2025年3月18日

主编:顾园园

邮箱:sqswtx@126.com



她是大王最爱的女人,也是大王唯一的女人。没有她,大王的一生,除了刀光剑影,就不会那么色彩斑斓;没有她,大王的传奇,就会缺乏足够的精彩。

她叫“虞薇”,也叫“虞姬”,还有一个美得如花一样的名字——“虞美人”。

虞姬和大王一样,都有一个共同故乡——宿迁,更准确地说,虞姬是沭阳颜集人。

世人爱虞姬,莫过于她对大王的“不离不弃、生死相许,垓下绝唱,让世上其他最美好的、最凄惨的爱情都黯然失色”。

相传大王和虞姬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出嫁后,虞姬随军而行。大王出征时,她祈祷夫君平安归来;大王凯旋时,她以翩跹舞姿为夫君祝贺;大王不顺利,她给他安慰;因为太想和大王并肩,弱女子甚至学会了骑马征战,跟着大王阵上冲锋……

秦朝的故事翻篇后,大王封虞姬为“美人”,因为大王没有称皇,“美人”就是最高的位份。大王对虞姬的深情,还在于他火烧阿房宫后释放了所有宫女,真可谓得之天下,独爱一“美人”啊!

虞姬对大王不离不弃,也让垓下之歌成为千古绝唱。

那是天底下最悲伤的离别。大王中了刘邦的十面埋伏,知道此战必败,遂借酒消愁,吟吟起那首世人皆知的《垓下歌》,虞姬凄然起舞,并唱起了《和垓下歌》:“汉兵已略地,四面楚歌声。大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一曲终了,为了不让大王牵挂,虞姬拔剑自刎。传说虞姬血染的地方开出一一种美丽的花,后人称之为“虞美人”。

虞姬离开这世界2000多年了,家乡一直有着她的传说。在宿迁市沭阳县颜集镇有虞姬河、虞姬庙,在宿迁市区、沭阳城区,还有以她名字命名的虞姬公园。公园里,美丽的虞姬像,潺潺的流水,还有那大片大片的虞美人花,红的、黄的、粉的,美得惊艳,风中摇曳,好似当年虞姬在起舞。



# 唯一的『美人』

□ 李杰

# 村庄的根脉

□ 丁厚银

据家谱记载,老家的村庄距今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了,一代又一代人坚守在这里,繁衍生息。这里有他们的快乐,也有他们的辛酸;有他们的汗水,也有他们的成果;有他们的记忆,更有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随着时代变迁,外出打工和上学的人变多了,住在村里的人慢慢变少了,树木也在减少。我记得小时候,村里还有很多老树。村庄后面的河边有一棵高大的桑树,树龄有百年,桑叶不仅可以用来养蚕,那酸甜的桑葚还是孩子们喜爱的零食。听说后来由于河岸坍塌,那棵桑树也被河水冲倒,从此消失。村庄南边的几棵大柳树后来也被移植到了城里,现在仅存的只有村口的那棵老榆树了。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老

榆树曾是村民们的救命树。每到春天青黄不接时,村民们无以为食,便纷纷来到老榆树下,采摘那嫩绿的榆叶充饥。严重的时候,甚至有人把榆树皮扒下来吃。善良的老榆树只能默默地忍着剧痛,顽强地把流血的伤口抚平。因此,这棵老榆树在村民心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随着时代变迁,村里的年轻人已不满足种地,纷纷外出打工,寻求更好的生活。渐渐地,村庄变得冷清起来,昔日老榆树下热闹的场景渐渐消失,老榆树也渐渐变得孤独起来。

终于有一天,村庄迎来了拆迁的命运。随着常住人口逐步减少,“空心村”越来越多,为整合乡村资源,政府决定对部分村庄进行整体搬迁,老家的村庄也被列入第一批整体搬迁的村庄名单中。

拆迁早已在村民们的意料之中,许多人都能坦然接受,并没有多大的阻力。但在谈到老榆树的去留时,大家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有人主张将它直接砍掉,认为它已没什么用处;有人主张把它移栽到新社区,因为他们和老榆树朝夕相处,有了深厚的感情,不愿意就这么把它抛弃;有人坚持要原地保留,认为它就是村庄的根脉……最终,在一番激烈讨论后,大家决定以村委会名义上报,让老榆树继续留在原地,为村庄保留最后一点记忆和情感。

经过上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研究后,同意了村委会的请求,园林部门经过考察,还专门为它建立档案并制作了特别的古树名木铭牌。拆迁那天,沉寂了很久的村庄又热闹了起来,大家聚集到老榆树下,为老榆树绑上了寄托他

们乡愁的红布条,含着眼泪向老榆树告别……

村庄拆迁后,一部分人搬迁到了距离镇政府不远的新社区,一部分人搬到了儿女那里,还有一部分人拿着拆迁补偿款到城里买了新房……村民们各奔东西,很少有人再回到那个曾经的村庄,也很少有人再去看望那棵曾经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大树。

曾经,我回去了一次,一是拜祭父母,二是想再看看那棵老榆树。当我再次站在老榆树下时,心中不禁涌起一股莫名的感慨。这棵百年老榆树,已不仅仅是一棵树,更像是一种精神寄托。它见证了村庄的变迁,也承载了人们的美好记忆。希望它能够一直生存在那片田野中,但愿那块记载着老榆树身份和村庄历史的铭牌能够永远挂在它的胸前……

# 邀春风入室

□ 陈旺源

当窗棂上那串贝壳风铃轻轻摇晃时,我就知道春风来了。它总爱在清晨叩我的窗,带着晨露的凉意,用柳梢般纤细的手指推搡窗户。我索性推开整扇木窗,看它欢呼着挤进屋子,掀起案头的信笺,又钻进书柜缝隙里,惊起夹在《诗经》里的一片杏花。

母亲总嫌我开窗会冷,可此刻她正在院子里晒棉被。春风掠过她银白的鬓角,把晒衣绳上的床单吹得鼓鼓的,像要载着云絮飘走。父亲蹲在院子墙角侍弄新买的月季,风顽皮地卷走他的帽子,让那顶旧草帽在竹篱笆上跳了段踢踏舞。我们相视而笑,任凭细尘在光

柱里跳圆舞曲。这样的日子,谁忍心责怪春风莽撞呢?

午后,春风在屋里撒欢。它掀开钢琴上盖着的绸布,让黑白琴键漏出半截贝多芬的《田园》;它把晾在阳台上的丝巾吹成敦煌飞天的飘带,又钻进厨房偷尝新蒸的青团;最淘气的是它掀动我未画完的国画,让毛笔在宣纸上拖出长长的尾巴,像极了童年放过的风筝线。我索性挪开镇纸,看它蘸着清水在宣纸上洒开,描出窗外桃枝的轮廓。

衣橱深处飘出樟脑香的时候,春风忽然安静下来。它蜷缩在藤椅的软垫里,听老座钟慢悠悠地数

着光阴。我蹲在屋檐下择新采的枸杞芽,后颈忽被温软的气息呵得发痒,原是它正把晾衣绳上的素纱裙当秋千,晃得满院都是初醒的草木香。阳光斜斜地漫过青瓷花瓶,瓶中新折的野樱枝微微颤动,将碎影投在泛黄的墙上,恍若谁家女子鬓边的珠翠。母亲轻手轻脚进来的添茶,紫砂壶嘴腾起的热气被风牵走,在玻璃窗上呵出薄雾,悄悄写下无人读懂的诗句。

暮春初临时,春风开始整理它的行囊。它把晾干的雏菊香囊塞回抽屉,将被角掖得更紧些,还将散落的书签按页码排好。邻居家飘来油焖笋的香气,它便趴在窗边

看炊烟袅袅升起,听放学归来的孩童追逐嬉闹,笑声落进油菜花田,惊起成群的粉蝶。父亲点亮廊下的灯笼,暖黄的光晕里,风铃又叮咚作响,像是临别前温柔的絮语。

我站在暮春的屋檐下,看最后几缕春风掠过池塘。水面泛起银色的涟漪,倒映着天边将散的晚霞,恍若打翻的胭脂盒。忽然明白古人为何要“留春住”,这任性又温柔的客人啊!来时带着千山外的雪意,去时却把整个江南的温软都揉进柳絮。夜风起时,枕边犹有桃李的甜香,窗台上不知何时多了片新绿的桑叶,蜷缩如婴孩的拳头。



3月21日,泗阳县卢集镇小街渔村,盛开的杏花与错落有致的民居、碧绿的河水、绿色的田野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陈红 摄